

诗画廊



越王台,霜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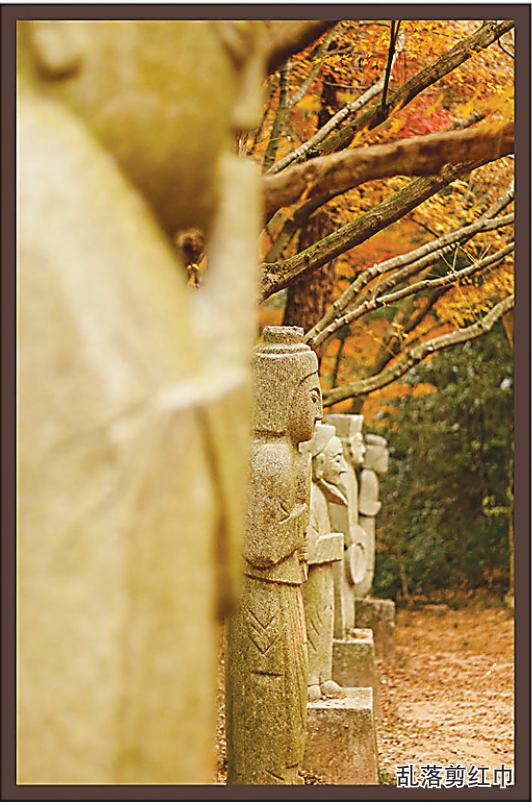
红叶

□邓梦浩/摄 张威/文

取一粒火。在风中孵化;取一截风,在枝条上摇曳。
天地,澄明干净。在邵武熙春山,每年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,与节气对话。
或倾听。灵魂对未来善意的提醒。
而初冬的霜,是最细腻的笔,蘸着晨雾的凉。枝条被风直着吹竖着吹,终究没能吹过冰冷的微语。
而总有温度的误会,会决定最终归宿。
这一天,熙春山开放了自己的怀抱,接待了我们的来访。
现在,已不再是深秋的浓艳,它是浸了冷玉的红,是洒了月光的赤,是揉碎了晚霞的绯。
一笔一画,染透了越王台的画卷。红叶,交给了打卡的人。

霜花落在叶尖时,红叶便醒了。抖落一身碎银似的霜屑,阳光一照,明明灭灭,晃得人眼发烫。而传说里的剑影刀光,早已被霜风,磨成了绕台的岚气。
云层,正在将槭树一层一层削薄,用花青素,一点点染红。
而这,原本一件很简单的事。
一条古道,它用枝丫,燃起了一场大火,开始拼接出最浪漫的红。
于是不再幻想天空。风把枝丫,“烧”得歪歪扭扭。风掠过枝头,簌簌,像无数枚“红蝴蝶”振翅。
向上,越王台的诗句,可以悬空在梦境。
在今日,这红叶的海,网红的打卡地。
几只山雀,扑棱棱地掠过。

石仲翁,就站在红叶的深处。霜染,白了他的鬓角。
点燃的,通过了时间的管道。
抬头,从越王台透光的拱门,在木质的体内,种下了火焰。
风从墙垛上,探出去。
苔痕爬上台基,是时光的皱纹;风掠过飞檐,是历史的叹息。而每一个打卡者,眉间里,都藏着关于越王台,红叶的故事。
火焰,飞坠而下。霜会化,叶会落,这最艳的一抹红在恍惚之间,便与千年前的月光,撞了个满怀。
而古道,还在说着越王台的旧梦,说着石仲翁的守望。
——说红枫,这铁城,初冬的诗。



千里光

□修竹 摄/文

“有了千里光,疔疮不用慌。”这是几年前,一位街头摆摊卖药老人告诉我的一句药谚。他说的时候,手里正捏着一团枯草。
然而,我所见的千里光是一丛蓬勃的山花。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认识植物,并且可以从秋山的山里指出那些貌似野菊的黄花——千里光。

它们是闽北大山的秋日之光。
只是,一个没有学习过辨识草木的人,恐怕很难区分野菊和千里光。它们都属菊科,花期都在秋冬之季,花的颜色模样也都类似,不过还是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别:野菊植株矮壮,花群密集;千里光茎干纤长,花枝舒朗。
千里光的花期也比野菊稍早。今年我是在十月末见到第一群野菊花的。而半个月前,千里光就已经开了。那天我去走闽北古道,在一个叫欢喜岭的地方,发现了一株千里光,茎梢头弹动着几朵黄花。那时闽北秋花早已汹汹,一枝黄花不足以惊动山野。
没过多久,我老家浦城后龙山上的小路上,又一次邂逅了千里光。深秋的山野,要数白色的油茶花最夺目,其次就是千里光了。它们已经开成蓬散的花群,在青山背景里远远就能望到。

转眼进入十一月,闽北大山趋于沉寂,喧闹了整个秋天的野花大都歇息。马兰、三脉紫菀和陀螺紫菀花事已老,野菊尚未成势,千里光却入了佳境。那个秋日,同事组团攀登闽赣交界的神仙墙。这一片起伏群山为武夷山丹霞余脉,多悬崖绝壁,山体植被保持良好。走进潮湿的山谷,有一群群黄花开在崖下灌丛,像一堆堆金子在光色幽微的壑谷里闪光。它们当然是千里光。在野菊花全盛之前,必须由千里光来照亮我们的前路。
接下来的日子,野菊花与千里光在野山里竞相绽放。又一个秋日,我在富岭溪畔一

条清幽的小路旁,邂逅了更多的野菊和千里光。前者在山脚下形成群落,它们的黄花群紧挨着路面;后者则占据高处,蓬乱的花枝从崖壁岩隙间泼洒而出,像一束束炸开的金色烟花。现在我可以很好地区分两者:野菊花盘饱满,舌状花短而整齐;千里光花盘紧缩,舌状花长而稀疏。

前几天,夜里下了雨,雨后降温。下午我去九石渡山谷,沿谷底小路走到渡口。路两旁是灌木林,林缘处开着几丛千里光。寒风从河的方向穿谷而过,千里光的花枝在风中凌乱舞动。疏散的黄花间,集结着白毛球,一些细细的毛絮在空中乱飞,它们带着种籽,漫无目的地飘远。
冬天到了,野山胀满霜风,陆续吹熄了林间黄色的光焰。

整个十二月雨雪绵绵,那些日子我很少走山。偶尔天气晴暖,我会去离城不远的樟元山散步。山间有一条废弃的公路,路两旁的树木因人的不加干预而日渐茂密。一个午后,我走在那条路上,发现一丛千里光竟然还开着醒目的黄花。应是这片地势向阳背风的缘故吧。
作为菊科植物,千里光并不特别害怕闽北的冬天,何况这些年总不断有暖冬出现。前年一月份的一天,我在大石溪畔见到过几株千里光,虽然裸茎萎乱,枝头却还开着些许黄花。另一年春节过后,我在李梅水库边也遇到一丛,测测轻寒间,抖动着几朵去秋的遗花。



植物志

黄色的光焰

